

<<善心女神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善心女神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9573326663

10位ISBN编号：9573326663

出版时间：2010年05月31日

出版时间：皇冠

作者：強納森．利特爾

页数：968

译者：蔡孟贞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善心女神>>

前言

(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歐文學程教授) 自傳體小說長久以來都頗受歡迎，因為它是真人真事，文中往往自然流露誠懇與真切性，自傳體作品經常是作者心靈療傷止痛的最佳工具，許多女性作家亦藉由寫作達到自我覺醒、自我實現的目的。

此部八十萬字的鉅作，是美籍猶太裔作家強納森·利特爾花了五年時間完成的嘔心瀝血之作。這並非是他的親身經歷，但他卻能辦到「角色易位」，站在二戰時期德國人的立場，以第一人稱，撰寫回憶錄的方式，完成這本大塊頭的小說，實屬不易。

在作品裡，主角麥克斯兩回提到他寫作的原因：首先，他自問自答，表示「為了打發時間，為了各位，特別為了自己……寫作對(我)會有幫助。

」寫到小說後半部時，他又說：「我承認，我翻出傷痛的往事，絕對不是只為了想討好各位，最終目的還為了自己，為了自己的心理健康，就像人有時吃得太撐了，總要排泄才會好過一些，而排出來的東西是香是臭，就由不得我們了。

」他的口氣充滿憤世嫉俗，似乎就是想一吐為快。

其實，作者真正的寫作動機來自看到一張蘇聯游擊隊員卓雅·柯斯莫德米揚絲卡雅遭納粹處決的照片，不過直到他二一年因公在車臣受傷後，更有所感，才動了撰寫《善心女神》的念頭。

利特爾也自承《善心女神》受到希臘悲劇《奧瑞斯提亞》(The Oresteia)的影響，其中描述奧瑞斯特為父報仇，手刃母親與情人，於是復仇女神開始追逐他，逼得他毫無立錐之地，近乎瘋狂。

而「善心女神」(Les Bienveillantes)是種反諷，指的正是「復仇女神」(Eumenides)。

此外，本書內容包羅萬象，除涵蓋文學、歷史、哲學、政治、音樂和符號學，並穿插了偵探懸疑的情節，常以永無止盡不連貫的問與答和零星的畫面混亂交疊，時而倒敘，時而插敘，完全符合夢境、幻想混雜真實的荒謬邏輯，作品具極大的強烈影像感。

主角麥克斯是位法學博士，高級精英分子，愛好法國文學，尤以冒險故事還有司湯達爾與福樓拜為甚，且喜愛古典音樂，而法國十七世紀的曲子是他的最愛。

一開始，我們很難想像他後來會因戰爭變成了殺人惡魔！

不過，在當時德國的社會氛圍，確實瀰漫著達爾文進化論的「物競天擇」的基本論調，它對人類文明發展影響甚鉅，已經到了驚人的程度。

首先，作者在戰爭的各個階段，替它下了不同的定義：「戰爭初期，麥克斯認為『我們也許會錯殺無辜，這就是戰爭』。

」「戰爭是為了要達到世界觀的理想必然衍生的結果。

」「戰爭是一個腐敗墮落的童話國度，魔鬼孩童的歡樂天地。

」「戰爭是一場賭注，一場投入整個國家、整個民族的豪賭。

」到了中期，他已顯露出雄性好戰的特質：「前列腺和戰爭是上帝賜予男人的兩種天賦，以補償他們無法成為女人。

」到了大戰後期，他的說法又改變了：「……眼前唯一的希望，就是打贏這場戰爭。

的確，只要戰爭勝利，什麼事都沒有了。

」「我們發動戰爭的目的在於淨化德國。

」在麥克斯眼裡，這是背水一戰，死無退路，成者為王、敗者為寇，是千古不變的法則，何罪之有？

本書中，作者對這個問題發揮了他的辯證能力：戰後遭受審訊，曾參與這場人類浩劫者，異口同聲地問：我，有罪？

- - 護士沒殺人，她只是脫了病人的衣服，安撫病人的情緒，這都是她平常做的工作；醫生也沒殺人，他只是根據政府機構制定的標準，診斷病人的病情；打開毒氣開關的工作人員，他只是遵照上級和醫生的指示，執行一項純粹技術性的工作罷了；清理善後的那些人，只是為了維持環境衛生；警察只是依法執行公務，開立證明，並註明死亡原因，並未違反法律。

許多人身不由己，或認為那只是小事。

再者，為什麼這些人反而受絞刑、被吊死，而下達命令的殺人魔卻可逍遙法外，甚至大發利市？

要脫罪有一種講法，若想殺人又是另一套說詞，而且那些道理邏輯似是而非，經過不斷的洗腦，

<<善心女神>>

多次的複誦，若干偏見似乎成了真理，譬如「大元帥認為同性戀是天生的騙子，對自己的謊言深信不疑，因而衍生出不負責任的心態，使得他們不知忠貞為何物……潛伏在同性戀者的潛在危機不僅是醫學病症和治療問題，而成了政治議題……」這種威權武斷的說法，一般人也無從反駁，或者該說，不知也不敢。

女人也屬弱勢，因此「將女人們納入槍決行動，跟丈夫、兒子死在一塊，以目前非常時期看來，是最人道的解決方法。

」一句非常時期，似乎所有的罪過都可一筆勾銷。

再者，為了解決各種社會問題，在德軍高層「理性的分析思考後」，默許了許多暴行：「要處決的猶太人都是社會邊緣人，沒有價值，且為德國當局所不容。

此外，療養院的病患、吉普賽人及社會的米蟲都一概納入……」麥克斯還引述一名蘇俄政委的話，以支撐他當時的論點：「……對您們來說，猶太人、吉普賽人、波蘭人、精神病患都是這類人；而對我們而言，地主、中產階級、黨內修正路線人士均屬此類……我們的意識形態運作方式幾近雷同……一是階級鬥爭，一是種族滅絕。

」那麼，為什麼挑猶太人下手呢？

書中亦先提出了幾個粗淺的假設：是恨他們？

殺出了樂趣？

為了想升官？

其中反猶太主義往往是投機份子想接近層峰的一種途徑，那麼就要拿出某些論述，先說大家為什麼討厭猶太人：「因為他們吝嗇小氣，行事謹慎，不僅對金錢，對自身身家安全如此，他們的傳統、他們得來的歷史教訓和書上教的，再再讓他們不知施捨與花錢為何物……還是要透過浪費他們生命的手段，要他們懂得如何花錢，讓他們懂得什麼叫做戰爭。

」因此明顯看出當時德國人夷夏之防的觀念根深蒂固，「他者」就是敵人。

麥克斯更是引經據典，「從歷史上來看，猶太一族想盡辦法讓自己與眾不同，最早出現的反猶太文字見於亞力山卓港的希臘文獻，直指猶太人為社會邊緣人，藐視敦親睦鄰的善良風俗……再加上宗教信仰不同，日積月累，一碰上危機，大家便自然而然地把一切罪過歸咎到猶太人身上……」儼然猶太人是全人類的公敵！

當然，許多人亦十分盲從，奉希特勒思想為圭臬，而大統領希特勒的人種學演講集，關於猶太人的部分，就是他們的「聖經」：「猶太人在生活的各方面都缺乏才能和創造力，只有一個例外：說謊和詐騙，他們是騙子，不講信用而且狡猾多端。

他們之所以能擁有現在的一切，全都是靠詭詐周遭天真無邪的老百姓換來的。

我們沒有猶太人仍然可以活得好好的，他們要是少了我們，根本活不成。

」當時猶太人滅絕計畫已本是心照不宣的默契，希特勒為了鞏固政權，變本加厲，挑明了公開演說，當場還登記軍官的出席情形，並錄音存證：「這番話背後的含意，是要所有人日後沒有藉口辯稱自己不知情，萬一戰爭失敗，無法推託逃避更嚴重的罪行，要他們別想能夠置身事外，全身而退，這麼做是為了將他們全拉下水……」這種白色恐怖令當時的軍官惶恐不安，各懷鬼胎，勾心鬥角的情況越演越烈，甚至會公報私仇。

此外，作者並對二戰時德軍的心理狀態做了更進一步的探討：戰爭一開始，有些人語帶感傷，有人則談笑自若，但有的則悶不吭聲，這種人往往具自殺傾向。

戰況激烈時，有人極力掩飾，卻難掩殺人時的流露出快感；有的人內心厭惡殺戮，但軍令如山，只好強壓內心的感受，扣下扳機，不過，也有人認定猶太人如畜生，罪有應得。

人們面對這荒謬的人生所秉持的態度也各有不同，有的人拒絕相信生命是個大笑話，勤奮工作，勞碌而死；有些人認清生命是個笑話，勇敢笑看人生；也有人明知生命是笑話，及時行樂，卻深陷痛苦，無以自拔。

於是當時流行一句話；「戰爭要打，杜松子酒照喝」，這是種逃避現實的方法。

以麥克斯為例，他的戰爭後遺症簡直令人髮指，他經常有腹瀉、發燒、噁心、嘔吐等生理反應；再者，麥克斯的厭女情結也來自母親對父親的「背叛」 - 改嫁，對姊姊的愛慾未獲滿足，進而生恨，也不信任任何女人，他的幻覺不斷，噩夢連連。

<<善心女神>>

他想到姊姊，感覺就像柴火燒盡的爐子，空餘冰冷灰燼；想到母親，則如長久荒廢的安靜墓碑。可見麥克斯思想晦暗，心靈受創不淺。

本書最不忍卒讀的，可說是那一幕幕慘死的鏡頭：少女中彈，痛苦喘氣，麥克斯冷不防地在她頭上開一槍，幫她解脫；麥克斯瞧見蟲不斷湧出，按捺不住，朝那堆蟲猛踩，結果腳下一顆頭顱斷裂；繼父莫羅遭斧頭剖開胸膛，脖子幾乎被砍斷，母親被人勒死，眼睛突出，脖子一道勒痕；他的同性戀友人米凱對他嘻皮笑臉，一氣之下用額頭撞得對方鼻梁碎裂，麥克斯並拿起拖把放在米凱脖子上猛踩，直到他的臉由紅變青紫，下巴顫動，雙眼突出，指甲亂抓，雙腳拚命拍打地磚，口中冒出腫脹的舌頭；好友湯瑪斯在千鈞一髮之際殺了克萊蒙斯，救了他一命，他卻拾起鐵條，對準其脖子敲下去，結果他脊椎骨斷裂當場死亡，為的是拿湯瑪斯的假身分證明，好「重新做人」…… 這些都是麥克斯親身經歷，且人多半都是他下手屠殺的，我們不禁要反問，親情、友情在戰時是否還禁得起考驗？一個本來熱愛文學、音樂，有理想的年輕人，怎麼會變成了瘋狂的殺人魔王？

死亡的節奏隨著故事接近尾聲，也越發地急促。

而麥克斯除了菸、酒以外，則一直靠著他的「糞便理論」（scatologie）和暴力傾向來宣洩個人的苦悶。

利特爾以類似沙德、塞林、惹內直白的寫作筆法，赤裸裸地描述這些慘絕人寰的情景，令人不寒而慄，其生冷犀利的獨白，更讓我們體會到戰爭的可怕，人性醜陋的場景歷歷在目，人間煉獄，比驚悚片更叫人咋舌，雖然是虛構的故事，但它以二次世界大戰為背景，多少有幾分真實性，在那紛亂的時代，真的任何危險都可能發生，它猶如一部戰爭啟示錄。

而最後動物園被轟炸後動物哀鴻遍野的景象為句點，不正是點出了人間煉獄的寫照？

<<善心女神>>

內容概要

聯合推薦 政治大學歐文學程教授 / 阮若缺、文字工作者 / 沈台訓、淡江大學法文系副教授 / 吳錫德、名譯者 / 邱瑞鑾、信鴿法國書店 / 施蘭芳、中央大學法文系教授 / 翁德明、資深評論員 / 范立達 一部搶手到連《哈利波特6》也被迫停印的超級巨著！

勇奪「龔固爾獎」、「法蘭西學院文學大獎」最高殊榮！

像這樣的書，我們一生中看不到幾本！

像這樣的書，人一生中大概也只能寫出一本！

讓法國讀者失魂落魄，狂銷突破100萬冊！

史無前例！

同時入圍「何諾多獎」、「費米娜獎」、「同盟獎」、「麥迪西獎」等6大文學獎！

美國《時代》雜誌2009年度十大小說！

英國《泰晤士報》10年來百大好書！

法國《費加洛》雜誌21世紀初最佳九大法文書！

法國《出版週刊》2008年度百大暢銷口袋書！

殺人，是否也有「正當性」？

當身處體制內，為了「崇高」的理想，你是否願意化身成為惡魔？

麥克斯原以為自己能浸淫在喜愛的文學和哲學世界裡，有機會成為作家或老師；或是能好好領略古典音樂，練就一手好琴藝……可是當時代的命運從門縫裡滲進來時，事情就如連鎖反應般啟動了。

起先麥克斯只是服國民役，擔任國家安全局的公務員，負責記錄並報告所有國家社會主義激進分子的反應。

雖然只是個坐辦公桌的文書官，但麥克斯要求自己該做的不僅是奉令行事，更要全心投入！

沒想到，擁有法學博士頭銜的麥克斯卻錯估形勢，一篇錯誤的報告讓他從此被打入冷宮，而他的好友湯瑪斯卻平步青雲，尤其一身筆挺的軍官制服和耀眼的獎章更在在讓麥克斯羨慕不已。

經由湯瑪斯的推薦，麥克斯毫不猶豫地成為黨衛隊軍官，躍躍欲試地來到戰火喧囂的前線，一心期待有所作為。

但直到槍聲在耳邊乍響之際，麥克斯這才猛然驚覺，柏拉圖的哲學思辯、榮格的心理分析或莫札特的奏鳴曲，都將無法阻止所有的黑暗一股腦地鑽進他的人生……撼動國際文壇、獲獎無數的《善心女神》，是作者強納森·利特爾首度從「劊子手」的內心世界出發，探索人在殺戮之下的精神崩解。

所謂的「惡」究竟是什麼？

國家機器是如何利用「體制」來殺人？

而人之所以選擇成為魔鬼，又到底經歷了什麼樣內心的折磨？

全書透過蘊蓄在文字中的強大力道與深刻視野，一步步帶領我們逐漸踏進人性的幽暗深淵，讓我們在震撼之餘，更無可迴避！

關於「善心女神」 作者強納森·利特爾自承《善心女神》受到希臘悲劇的強烈影響，他以《奧瑞斯提亞》（The Oresteia）這齣戲劇為原型，創造出了納粹德國時代下的男主角麥克斯米連·歐。

《奧瑞斯提亞》描述特洛伊戰爭中希臘聯軍統帥阿伽門農的兒子奧瑞斯特，他為了替父親報仇，手刃了自己的母親及其情人。

而在古希臘的觀念中，殺害血親是最無法饒恕的罪愆，於是復仇女神開始追逐奧瑞斯特，逼得他毫無立錐之地，幾近瘋狂。

而本書的法文書名「Les Bienveillantes」，正是復仇女神「Eumenides」的法文說法。

在希臘神話中，復仇女神共有三位，分別是「提絲豐」（Tisiphone，意指「向兇手復仇」）、「美嘉拉」（Megaera，意指「嫉妒」）、「阿勒克」（Alecto，意指「永無止盡」），從天空之父烏拉諾斯（Uranus）的血液中誕生。

復仇女神常被描寫成頭上長滿毒蛇、手持火炬或皮鞭的醜惡老嫗，她們內心充滿熊熊怒火，在地獄裡嚴刑拷打生前犯錯的人，而在需要懲罰人類的罪行時也會來到地面。

她們專門負責懲處犯罪者，無法忍受殘暴兇惡的事情，高傲蠻橫、不守誓約等行為都會遭到懲罰

<<善心女神>>

，尤其是犯下弑母重罪者，她們會不分晝夜、無情地驅逐追趕，直到犯罪者死亡為止。而人們因為恐懼女神的力量，往往不敢直呼其名，於是拐彎抹角地以反義稱呼，復仇女神也因此變成了「善心女神」或「仁慈女神」。

<<善心女神>>

作者簡介

強納森·利特爾（Jonathan Littell）一九六七年生於美國紐約，父親是知名間諜小說家羅伯·利特爾，家族則是十九世紀末從俄羅斯遷居美國的猶太人。

三歲移居法國，十三至十六歲回美國就學，並回法國完成中學會考，之後進入耶魯大學，大學時便以英文寫下科幻小說處女作。

利特爾認識《裸體午餐》作者威廉·布洛斯後，受到強烈衝擊，開始閱讀布洛斯、薩德、席琳、尚·惹內和貝克特作品，致力於將法國經典作家的作品翻譯成英文。

在此同時，利特爾計畫寫作一套十部的鉅作，卻在寫到第三部時放棄。

他自承《善心女神》的寫作動機，來自於看到一張蘇聯游擊隊員卓雅·柯斯莫德米揚斯卡雅（Zoya Kosmodemyanskaya）遭納粹處決的照片，然而直到二〇〇一年因「反飢餓行動組織」的工作在車臣受傷之後，利特爾才真正動了撰寫《善心女神》的念頭。

他試圖描寫靜默中的屠殺者心理，在花了五年時間蒐集大量資料、閱讀超過兩百本關於納粹德國跟東線戰場的書之後，以四個月的時間即完成了厚達九百多頁的原稿。

但這部由「美國人」利特爾直接以法文寫作的作品，一開始投稿時卻屢屢碰壁，沒有法國出版社願意出版，直到加里瑪出版社（Gallimard）慧眼獨具，才簽下了默默無聞的利特爾。

然而，這正是奇蹟的開端！

利特爾原本認為只可能賣出幾千本，但首刷的一萬二千冊竟在短短三天內就銷售一空！

為了應付如雪片般湧來的訂單，出版社甚至不得不暫時停印當時正要出版的《哈利波特》第六集《混血王子的背叛》，最後並締造了超過百萬冊的驚人銷售成績！

除此之外，向來極具排外性的法國文壇對於《善心女神》也出現罕見的熱情。

《善心女神》破天荒地先後入圍「龔固爾獎」、「何諾多獎」、「費米娜獎」、「同盟獎」、「法蘭西學院文學大獎」、「麥迪西獎」等六項大獎，並贏得其中最負盛名的「龔固爾獎」以及「法蘭西學院文學大獎」，利特爾也成為有史以來第一位獲得如此殊榮的美國作家！

法國評論界盛讚《善心女神》足可與托爾斯泰、杜斯妥也夫斯基、福樓拜、司湯達爾等偉大作家的經典之作相提並論，《費加洛》雜誌更表示此書堪稱當代文學的里程碑，並將利特爾選為年度風雲人物。

在這種空前的聲勢下，《善心女神》進軍國際，在全球最大的法蘭克福書展立即成為最炙手可熱的搶購目標，一口氣售出三十種語文版權，而在各國出版後亦好評不斷，被英國《泰晤士報》選為十年來百大好書、美國《時代》雜誌選為二〇〇九年年度十大小說，法國《費加洛》雜誌則評選為二十一世紀初以來九大最佳法文書！

利特爾的個性內向害羞，鮮少在媒體前露面，連「龔固爾獎」的頒獎典禮都請編輯代領。

他認為讀者關心的重點應該是他的小說，而非作者本人。

雖然出身自猶太家族，但利特爾認為猶太身分對他而言，只像是歷史背景，他所關注的是戰時劊子手的思考模式，以及殺戮的源頭。

他著手寫作前曾問自己，假如他不是一九六七年在美國出生，而是生在一九一三年的德國，那麼他會成為怎樣的人？

而《善心女神》就是他對這個問題的解答。

蔡孟貞 一九六五年生。

輔仁大學法文系畢業，法國普魯旺斯大學應用外語碩士。

喜歡法文，喜歡法國。

譯有《往事的力量》、《伊妲莉亞》、《凶眼》、《豹紋少年》、《最後一顆石頭》、《沉淪》、《放手》、《真愛獨白》、《暗夜無盡》、《聖殿指環》等作品。

<<善心女神>>

章节摘录

四海兄弟們，讓我告訴您，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。
老實說，這段歷史滿悲慘的，但教育意義深遠，可說是不折不扣的寓言故事。
過了這麼多年之後，我下定決心把這些寫出來，真正的目的只有一個，就是釐清一切。

我經歷的往事數量驚人。
我像一座往事的製造工廠。
我一輩子都在製造往事，就算現在，雖然老闆付我薪水製造的是蕾絲花邊，往事的生產仍未中輟。
當戰後一切結束時，我成功來到法國，當個法國人；這其實沒有那麼難，因為當時社會動盪，我跟著一些被囚禁在集中營裡的囚犯回到法國，當局沒問太多的問題。
我說得一口流利的法語，因為我母親是法國人，小時候我在法國住了十年，甚至還考上政治自由學院念了兩年大學。

我沒在巴黎逗留，我開始明查暗訪找到了一個舊識。
我可不會說那次會面賓主盡歡，我呢，想找個工作，他呢，想保有現在的工作。
因此他的表兄雇用了我，這段期間我結婚了，老實說，我還挺不情願的，婚後立刻讓她懷孕生子，目的是想讓她忙得無暇他顧。

年輕時代的夢，早就讓我過去的人生閱歷摧毀得無影無蹤了。
從歐洲的這一端走到德國的另一頭，內心的焦慮慢慢平息。
戰爭掏空了我整個人，只剩下酸苦和長期糾纏的恥辱，就像咀嚼沙粒般的喀滋喀滋作響。
因此在社會規範下規矩生活，我安之如飴，儘管我常以嘲弄的冷眼看待一切安逸的表象，有時甚至感到憎惡。

以這種生活步調，我寄望有一天我能夠達到傑洛姆·納達所言的上帝恩寵的境界，無所畏懼。

基本上，我們活在最悲慘的人間煉獄中。
戰爭當然結束了，而且世人也都得到了教訓，這種事不會再發生了。
然而，您敢確定世人真的得到了教訓？
您真的確定這種事絕對不會再發生了？
再說，您真的百分之百確定戰爭已經結束了嗎？

而跟大多數的人一樣，我並不是自己選擇要當劊子手的。
如果可以的話，就像我先前說過的，我想走文學這條路。
若有才華，就當個作家，沒有才華，當個教書匠也可以，總之，我想生活在美好安詳的環境中，徜徉人類意志的偉大創作。

是啊，除了心理變態之外，誰會想要去殺人？
事與願違，我反而成了法學家，國安署公務員，黨衛隊軍官，最後當上蕾絲花邊廠的廠長。
聽來有點可悲，但事情就是這樣。
我上面寫的都是真的，不過我曾經愛過一個女人。
唯一的一個，我對她的愛遠超過世上的一切。
但是，這個女人我卻碰不得。

為什麼一個德國黨衛隊一級突擊隊大隊長不能跟其他的男人一樣，有屬於自己的內心世界、慾望和愛戀呢？
後來戰爭爆發，我發覺自己被捲入恐怖又殘酷的暴行核心。

然而，我並沒有變，我還是同一個人，我的老問題仍舊懸在那兒，儘管戰爭衍生了新的問題，儘管戰爭的恐怖讓我從頭到腳變了個樣。

對某些人來說，戰爭，甚至殺戮，是他們問題的答案，可是我不是這種人，我跟大部分的人一樣，戰爭和殺戮對我而言是個大問號，找不到答案的疑問，因為深夜裡我們的嘶吼得不到任何人的回應。
事情如連鎖效應，一件接著一件，起先只是服國民役，衝突事件接踵而至，壓力驟增，最後不得不跨越兵役的界線。

艾克哈特曾寫：煉獄天使乘著一朵小小的天國白雲飛翔。

<<善心女神>>

我一直認為反過來說也應該說得通，天國的惡魔繞著一朵小小煉獄烏雲盤旋。

但是我不認為自己是惡魔。

但是，我的希望落空了，我的熱誠遭人利用，用來落實一個後來才驚覺既醜惡又瘋狂的藍圖，我跨越了黑暗邊界，所有的黑暗罪惡一股腦鑽進我的人生，再回頭一切已經無法補救，永遠無法挽回。

再也無法這四個字，說再多也沒有用了，它們就像落入沙中的水瞬間消逝無蹤，而溼潤的沙子塞滿了我的嘴。

我繼續過日子，跟所有人一樣，盡可能奉獻一己之力，我跟其他人一樣，是個平凡至極的人，我是個跟您一樣的人。

行了，我都說了，我跟您一樣！

* * *

開會的日期大概是六月二十七日，接近中午的時候，指揮部全員在學校操場集合，聽黨衛隊兼警察署最高總長訓示。

他對我們說，我們的任務在於找出每個躲在我方戰線後面，有可能危害我方弟兄安全的可疑分子，並加以殲滅。

每一個布爾什維克黨黨羽、每一個猶太人，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有可能炸毀我軍的指揮中心，殺害我們的弟兄，破壞我們的運輸幹道，或者將機密情報傳遞給敵軍。

我們的任務不是在等對方有所行動後，抓住兇手嚴刑懲罰，而是先一步破獲他們的巢穴，不讓他們有機會得逞。

鑑於我軍行進速度快速，不可能設立集中營集中囚禁管理犯人，因此可疑分子一律殺無赦。

你們當中或許有人學過法律，我在此特別指出，蘇聯並未簽署海牙公約，我軍西線將士必須遵守的國際法在這裡並不適用。

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，我們也許會錯殺無辜，可是，唉，這就是戰爭；我們轟炸一座城市時，平民老百姓還不是跟著受害。

雖然這對我們來說是很難受的情況，身為人，身為德國人，天性中感性和細膩的一面總是深受煎熬，這一切他都知道，我們必須戰勝自己，他只能援引大統領的一句話，以大統領親口說的一句話與大家共勉之：身為主將，為了德意志，絕對不容有一絲懷疑。

謝謝大家，希特勒萬歲。

最起碼這話說得夠坦白、說得冠冕堂皇，重點還不是要求我們一定要殘忍冷酷，滿口高調避重就輕，唯獨不肯明講的一點就是，我們即將被派往蘇聯。

我們會覺得茫然無所從，其實其來有自，更何況，我們這些人毫無實地作戰經驗。

拿我來說，打從我進入國家安全局以來，我的工作幾乎全侷限在法律的相關文件歸檔，我敢肯定我絕對不是特例。

柯赫胥負責有關組織方面的事務，連沃格，我們的第四小隊隊長也是來自文書部門。

我軍抵達時，路茨克仍是一片火海。

國防軍的勤務兵負責帶領我們前往指揮總部，我軍被迫繞過老城區和堡壘，路線曲折複雜。

先遣部隊忙進忙出，忙得不可開交。

國防軍逮捕了數百名猶太人和趁火打劫的滋事分子，希望能交由我們處理。

大火熊熊燃燒，火勢絲毫不減，看來破壞分子蓄意不讓火熄滅。

一天早上，詹森邀我加入一次行動。

這事遲早會來。

我早已了然於胸，也徹底想通了。

老實說，我對我軍採取的方法的確有所保留，我敞開心胸誠實地探討過，卻還是無法完全理解。

我曾和牢裡的猶太人談過，那些人對我說，在他們心裡，亙古以來，所有的惡皆來自東方，所有的善皆來自西方。

一九一八年，他們歡欣鼓舞迎接德軍到來，把德軍當作解放他們的救世主，那些人也以極為人道的方式對待他們；德軍拔營後，佩利烏哈領導的烏克蘭軍又回到這裡大肆屠殺。

至於布爾什維克黨，只帶來飢荒。

現在，我們又要殺他們。

<<善心女神>>

而且無可否認，我們殺了很多人。

儘管無法避免，也非這麼做不可，我仍然覺得這整件事非常不幸。

不幸歸不幸，來了還是要面對，對於無法避免的必要行動，我們只能做好心理準備，隨時隨地準備面對它，接受它衍生的後果。

閉上眼睛迴避，絕對不是辦法。

我接受了詹森的邀約。

昨天夜裡下了一場雨，不過路還算好走，我們在兩片高聳的綠樹牆籬間緩緩行進，陽光點點，樹林阻隔了我們的視線，田野躲在林子後頭。

我已經記不清那個小城叫什麼名字了，座落在一條大河畔，距離以前的蘇聯邊境大約只有幾公里遠。

兩大民族共居於此，一邊是加里西亞農民，另一邊則是猶太人。

我們抵達的時候，現場已經圍起封鎖線。

納格爾指著小城後方的樹林，「刑場就在那裡。」

他顯得有些緊張遲疑，他肯定也還沒有殺過人。

那些阿斯卡里已經把猶太人集中在城中廣場上，有成年人，也有青少年，他們都是從猶太人居住的巷弄裡一小群一小群抓過來的，被迫跪在地上，一旁有綠衣警察看守，偶爾會吃上幾記拳腳。

除了幾聲哀嚎，一切顯得頗為平靜有序。

每輛卡車擠了大約三十名猶太人，總人數大約是一百五十幾人，但是我們只有三輛卡車，得來回走兩趟。

等卡車裝滿人之後，納格爾揮手叫我上車，Opel駛進林間小路，卡車在後面跟著。

我們來到一片林中空地，封鎖線已經圍起。

卡車卸下乘客，納格爾下令挑幾個猶太人先去挖坑，其他的則在一旁等候。

一名一級小隊長選了幾名猶太人，一人發一把鏟子，納格爾組織了一組押送隊，小隊立即深入樹林。

卡車發動引擎開回去。

我望著那些猶太人，離我最近的那幾個臉色蒼白，但看起來還頗鎮靜。

納格爾走過來，大聲地斥責我：「這是必要的，您懂嗎？」

要從大處著眼，人類的痛苦根本算不了什麼。

「說得是沒錯，但生命總還是有那麼一點意義。」

我搞不懂的就是這一點，我目瞪口呆看著眼前的景象，殺人之易，受死之難，兩者之間絕對不相容。

對我們來說，這只是另一個慘澹的工作天，對他們來說，卻是一切的終結。

「就維持這樣，繼續。」

一級小隊長咆哮著喊口令，阿斯卡里再次舉起步槍，架上肩頭。

納格爾向前一步。

「聽我號令……」他的聲音不帶任何感情，看得出來他很努力地控制自己的情緒。

「開火！」

一陣槍響如狂風掃地，眼前隨即籠上一層槍彈煙霧，霧中一片殷紅。

被擊倒的猶太人大多往前飛出去，迎面倒進水裡，其中兩個只是軟軟地躺在地上，四肢捲成一團，穩穩停在壕溝邊。

「清理一下，帶下一批上來。」

納格爾命令著。

烏克蘭人抓起那兩名死者的手腳，合力拋進溝裡，屍體落底，水花砰然四濺，鮮血從面目全非的頭上汨汨直流，在烏克蘭人的軍靴與綠色制服上凝結成塊。

他們再一次扣下扳機。

此時，壕溝開始傳出呻吟。

「媽的，有人還沒死。」

一級小隊長沒好氣地說。

「能怎麼辦，把他們收拾掉啊。」

<<善心女神>>

」納格爾大聲咆哮。

一級小隊長命令兩名阿斯卡里上前朝壕溝裡面開火。

哀嚎並未因此終止，他們發射了第三發子彈，幾個人就在他們旁邊清理溝沿。

然後，又從更遠一點的地方拉來十個猶太人。

「納格爾。

」我說。

「幹嘛？

」他的臉色比死人還難看，手槍掛在手上「我到車上等。

」樹林裡又傳來幾聲槍響，是綠衣警察朝意圖逃跑的人開槍。

壕溝旁，一名猶太人開始啜泣。

類似的生澀很快便成為絕響。

幾個禮拜下來，行動指揮官累積了相當的經驗，士兵們也熟悉了行刑的程序，在此同時，每個人似乎都在思索自己在其中的定位，以自己的方式自問這是怎麼一回事。

晚上吃飯的時候，大夥的話題總繞著這些行動轉，互相比較自身的經歷，有些人語帶傷感，有些則談笑風生。

還有些人悶著不說話，這是特別需要留心的一群，因為至今已經發生了兩起自殺案例。

還有一天夜裡，一個人突然驚醒，拿著槍狂掃天花板，我們只好用強的，從後面將他攔腰抱住，一名下級軍官差點因此送命。

有些人表現得特別粗暴，有時是出於虐待的病態心理，會毆打人犯，行刑前百般凌虐。

上面想盡辦法控制此類脫序行為，但是困難重重，失控的情況時有所聞。

我軍的士兵經常將行刑的過程拍攝下來，拿這些照片到總部交換菸草，他們把照片掛在牆上，只要出錢，要加洗多少就有多少。

我們很清楚很多人怕受到軍法懲罰，所以把照片寄回德國老家，有些人甚至做成攝影小集錦，圖文並茂。

這個現象著實令軍事高層擔憂不已，他們似乎也苦無對策，在地的軍官則多半睜隻眼閉隻眼。

至於我，我手上是司湯達爾的書信集。

我靜靜思索。

我想到自己的人生，我走過的人生歷程 - - 一段極其平凡的人生，無論是誰都可能有的人生，但從某些角度來看，卻又是那麼不尋常，超乎想像。

而儘管超乎想像，我的人生在本質上還是極其平凡 - - 這樣的人生和這裡發生的一切有何關聯？

一定有某種關聯存在，這一點無庸置疑。

的確，我沒有親身參與槍決，也不是我下令開槍，但這不是重點，因為我經常參與這種行動，也協助事前的準備工作，還有事後的報告撰寫。

再說，我會被調到行動參謀部，而不是到各分區行動支隊，完全是上天偶然的安排。

如果上面交付我領導分區行動支隊，我很可能也會跟納格爾和哈福納一樣，籌畫肅清行動、挖壕溝、叫犯人排成一列，然後高喊「開火！

」嗎？

答案是肯定的，毫無疑問。

至於另一些人，且不管他們是真心厭惡這種事，還是完全無所謂，總之，他們基於義務和職責所在，認真完成任務，然後從對國家忠心耿耿、抑制個人好惡的堅強自制力及任務艱難等理由，找到成就感，敦促自己益發努力完成交託的使命。

「可是，殺人能得到什麼成就感？

」他們常常這麼捫心自問，事實上，他們在自律的美德和負責任的態度當中找到了成就感。

遇到婦女，尤其是小孩時，我們的行動會變得出奇艱難，十足噁心的差事。

大夥的抱怨沒有斷過，特別是年紀較長有家室的人。

面對這些毫無反抗能力的一群人，母親眼睜睜看著孩子被殺，卻無能為力，只能跟著他們同赴黃泉。

我們的人有一種深深的無力感，覺得自己跟那些人同樣無力。

<<善心女神>>

「我只想保有完整的自我。

」有一天，一名黨衛軍一等兵這麼跟我說，他的心情我很瞭解，但我幫不上忙。

就這樣，集中營的人犯一群一群被帶走，每天少一點。

就在新年的前夕，正好輪到我監督行刑。

槍擊手都是警察第三一四營的菜鳥，他們自告奮勇，卻毫無經驗常射不準，受傷沒死的人很多。

在場的軍官大聲斥責，叫人拿酒給他們壯膽，他們的效率依舊不彰。

鮮血飛濺雪白大地，流入溪谷深處，在冰凍堅硬的地上堆積成一個個小血坑，鮮血不會結凍，只是停止流動，變成黏稠的一團。

四周枯死的向日葵，灰黑的莖幹還直挺挺地插在雪地上。

所有的聲音，就連哀嚎和槍響都像是包了一層布似的低悶，堆積的雪塊腳一踩就茲喀作響。

我必須特別說明，儘管沒有人要求，我還是按照規定，不時親赴刑場監督行動的執行情況。

這是我自己要去的。

我沒有開槍，我觀察開槍的那些人，尤其是哈福納和詹森，他們倆打從行動一開始就一直在那裡，現在他們對劊子手的工作已經完全無動於衷。

我應該要像他們一樣，逼迫自己直視這些悲慘畫面，我隱約覺得這樣的自我折磨，為的不是想磨滅它的醜惡，剔除這種蓄意滅絕人性中善與美的獸行所衍生的罪惡感，反倒是罪惡感自己慢慢消退，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了這種場面，隨著時間的流逝，感覺變得麻木。

因此，我亟欲尋回卻遍尋不著的那種感覺，原來是行動一開始時我內心的震撼，那種撕裂的感受，整個人彷彿散掉似的五雷轟頂；相反地，現在的我只有隱約的焦慮、煩悶，症狀愈來愈短促，愈來愈加劇，常被誤以為是發燒，或者其他生理上的不適毛病。

於是我慢慢在毫不知情的狀況下，拚命尋找一線光芒，殊不知我已經身陷泥淖，而且愈陷愈深。

一件小意外讓我看清內心那道日益擴大的裂縫。

白雪覆蓋的大公園裡，士兵強押一名年輕的農家女，往契夫成科雕像後面的絞刑架走，旁邊有一群德國人圍觀，除了國防軍的步兵、綠衣警察之外，還有陶德組織的成員、東部佔領區指揮部的那群金雉雞（Goldfasanen）和空軍飛官。

女孩相當瘦，神色驚慌幾近歇斯底里，濃密的黑髮剪得短短的，像是用推子三兩下推出來的。

一名軍官綁住她的雙手，拖她到絞刑架下方套上環結，圍觀的士兵一個一個走上前，親吻她的嘴唇。

她瞪大了眼睛，說不出話來。

有人溫柔印上一吻，畢恭畢敬像個小學生；有的雙手用力的抓住女孩的頭，粗暴地強吻。

輪到我的時候，她望著我，清澈明亮的雙眸澄明無垢，我明白她什麼都知道，什麼都懂，她是如此單純洞悉了一切，我站在她面前，內心頓時燃起熊熊烈焰。

我的衣服嘩波作響，腹部肌膚撕裂，脂肪嘶嘶燃燒，火焰肆虐我的眼睛、嘴巴，將腦袋裡的東西吞噬殆盡。

我的吻如此強烈，她被迫別過頭。

內心的熊熊火焰把我燒得焦黑，呆立原地的只是殘存的骨骸，這場火來得急去得快，溫度開始下降，我的軀體一塊塊剝落，先是一邊的肩膀，然後是一隻手，再來是半邊臉，最後整個身軀崩塌倒在她腳下，一陣風捲起殘破軀體，飛散各地。

此時，下一名軍官已經上前，等每個人都輪過了之後，我們吊死了她。

好幾天來我一直回想著這詭異的畫面，我自己的影像出現在我面前，好像鏡中反影，永遠只有我自己的影像，這影像當然是左右相反的，卻忠忠實實地反映出我這個人。

那個女孩的身體就是一面鏡子。

不知是繩索斷了還是有人割斷，女孩的屍體躺在工聯公園的雪地上，頸骨斷裂，雙唇腫脹，露出半邊被野狗啃去了大半的乳房，參差不齊的頭髮恍如謬思女神的花冠，我覺得她美得出奇，死神在她身上搖身一變成為眾人膜拜的神祇，白雪聖母。

我走回飯店，回到辦公室，無論我走哪一條路，路上都是她橫躺地面的身影，彷彿一個頑固的、獨斷的大問號，將我推進無謂猜測的迷宮，我迷失了自己。

剎那間，所有往事的重擔、生命的痛苦和永遠無法磨滅的記憶一股腦兒全湧上心頭。

<<善心女神>>

我心下悲涼，說不上是為了什麼緣故。

然後，我一個人，在那裡，跟滿地的屍體；我一個人，繼續承受歲月、哀傷和過往的痛苦，繼續承受生命的殘酷，面對進逼的死神。

善心女神終於找到我了……

<<善心女神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「很難想像，一個戰後出生的作者，能夠把二戰的史實描寫得如此入木三分。

納粹為何要屠殺猶太人？

殺人的心路歷程誰能體會？

他的無動於衷真是出自於冷漠嗎？

不是親身經歷，怎能刻畫得如此深刻？

這部史詩的誕生，讓人不得不懷疑，莫非，書中主角的靈魂，真的附身於作者身上，他才能用這麼超乎常人所能想像的力道，透析出一個殺人者的天人交戰！

」 - - 資深評論員 / 范立達 「本書唯一的問題在於，一旦展讀就再也停不下來，長長的九百頁，別的事幾乎完全被迫放下，世界好像不存在了。

像這樣的書，一生中見不著幾本。

像這樣的書

<<善心女神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